



按下幸福的快门

□谭庆楠

相机上有一个按钮，叫做快门。按下快门的瞬间，此时此刻便定格成了永恒。

我喜欢用相机拍下各种幸福的场景，“咔嚓”一声，幸福便有了穿越时空的力量。往后每次翻看照片，都能勾起曾经的回忆，似乎空气中都夹杂着淡淡的甜蜜。

在我拍摄的照片里，我最喜欢的三张照片，分别与礼物、笑容和美食有关。

关于礼物的照片，是一张我举着相机对着镜子的自拍照。相机是老公送我的礼物。我喜欢看电影，尤其偏爱胶片感的画面，因为颗粒感的画面会赋予光影情绪。在我的愿望清单里，有一项就是拥有一台胶片相机。当老公把这个礼物递到我面前时，我开心得像个七八岁的孩子，一直拿着在手上把玩，刚巧路过镜子，就自拍了一张。

关于笑容的照片，是在一次旅行中，偶然拍到的陌生人的照片。去年夏天，我到厦门玩，傍晚漫步在沙滩上，看着晚霞在天空肆意作画，海面、沙滩和游人身上都闪着金色的光。我举起相机正想拍晚霞，忽然，三个人闯进了镜头，其中两姐妹正在闹别扭，而她们的妈妈则拿着手机说要拍照，两姐妹听后便摆好姿势，虽是抱在一起，但脸上却没有笑容，妈妈命令说：“笑一下啊。”姐妹俩瞬间变脸，笑

得那叫一个灿烂。我快速按下快门，记录下了这个温馨又有趣的时刻。这张照片里没有我，却有着我对亲情最美好的理解，一家人，骂不走，吵不散，骂完吵完继续相亲相爱。

关于美食的照片，拍的是我妈妈在菜市场买菜的画面。作为湖南人，我本是爱吃辣的，可偏偏我在喜食清淡的广东住了八年，口味逐渐变得奇怪，喜欢吃的食物既鲜，又不能少了刺激，还不能吃得太辣。这对一辈子都待在湖南的妈妈来说可真是难事，街坊邻居都说妈妈厨艺高超，可这次她却不知道该怎么做菜了。有一天，妈妈把我带去了菜市场，让我挑些喜欢吃的菜。她拉着我穿行在菜市场，在一个又一个菜摊前驻足，问我喜不喜欢吃这个，喜不喜欢吃那个……菜市场人潮拥挤，我看着妈妈的背影，拍下了一张照片。每次看到这张照片，就能感觉到幸福的爱。

这三张照片，就像三颗幸福的种子，在时光的灌溉下，长得花繁叶茂、明媚可人。我喜欢拍照，按下幸福的快门，不仅仅是相机上的快门，还有我们心灵的快门。一辈子大抵是三万天，我们要在枯燥的重复中寻找趣味，在平常的日子里捕捉温暖，在生活的琐碎中感知幸福，定格住这些美好瞬间，去珍惜、去回味，才能让心中开满幸福之花。

旧物修复里的慢生活

□刘妍

年前回家，我特意绕了个远路，去了许久不曾回去的工厂生活区。这里依旧保持着我儿时的模样：楼房外墙上爬满了藤蔓，路旁粗大的杨树依旧耸立，小广场上几只流浪猫正在冬日的阳光下静静地打盹。就在我感叹这一切似乎未曾改变时，一阵“叮叮当当”的敲击声吸引了我。循声望去，看到了广场角落里埋头忙碌的张大爷。

他还在修东西。

张大爷身边还是那只熟悉的木箱，旧得掉了漆，但擦得干干净净，工具整齐地摆在里面，一辆歪了轮子的小推车躺在他脚边。他正一边用锤子敲打，一边调整着，几个孩子围在他身旁，看得津津有味，不时发出一阵笑声。我站在远处看见这一幕，忽然觉得鼻子有点发酸。

在我小时候，张大爷还年轻，我们都喊他“张叔叔”。他是工厂里的设备维修员，街坊邻里口中的“万能张”。水龙头漏水了找他，椅子快要散架了找他，甚至连孩子们的玩具坏了也找他。这些事他从不推辞，总是立刻拿起手里的工具，一边修一边说：“坏了也不怕，修一修都还能用，别浪费了。”

我第一次去找他，是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夏天。那天放学，大风把我的伞吹得东倒西歪，伞骨折断，伞布也被撕开了个大口子。我撑着这把破伞回了家，浑身湿透。难过得直掉眼泪：“伞坏了，学校里的同学都笑话我了！”妈妈拿起那把破伞看了看：“别哭，咱们去找张叔叔，他一定能修好。”

张叔叔的家就在后面的院子里，我们进去时，他正在屋里修一个电风扇，看到我时咧嘴一笑：“伞坏了？别哭，拿来我看看。”说着，他接过伞，摆弄了两下，像是在诊断它的“病情”。之后，他从木箱里拿出钳子、铁丝，把断掉的伞骨校直、固定。接着，翻出一块红色的布料，熟练地缝在了伞布的裂口上。

“修好了！”张叔叔拍了拍伞，又像变魔术一样，把补丁的边角剪成了一只可爱的小老虎。“你瞧，这下以后没人笑话你了，独一无二的伞！”我看着那只红色的活灵活现的小老虎，破涕为笑。

时间就像一阵风，把那个意气风发的张叔叔，吹成了如今白发苍苍的张大爷。脸上多了皱纹，但他的木箱里也多了更多工具，修理的东西也更加五花八门：拉不上的拉链、漏了水的水壶，掉了轮子的玩具车……他的小创意也保留了下来：修伞时会在伞布上绣朵花，修板凳时会在扶手上刻个纹饰，简单的修补也变得独具匠心。他总笑呵呵地说：“东西修好了是一个事，修得漂亮点，心里更舒坦。”

如今，居住在这一片的人们渐渐养成了一个习惯——东西坏了，不再急着丢，而是先拿去找张大爷看看。这小小的修理摊，成了邻里间不可或缺的存在。修东西时，他总会唠两句家常，“这椅子可结实了，不该丢”“这伞跟新的一样，修好了能再用几年”。邻里们来修东西，走时总是带走一份满意和轻松。

临走时，我忍不住又回头看了一眼。张大爷依然低头忙碌着，孩子的笑声穿过冬日的树影，在广场上回荡。我心里忽然觉得，我们每个人或许都需要这样一位“宝藏爷爷”，他用自己的双手和满腔热情，让那些即将被丢弃的旧物重获新生。在这慢节奏的修复过程中，演绎着旧物修复里的慢生活。

让我们知道，生活里有些东西并不该轻易丢弃，哪怕破损了，也能通过一双手、一点心，焕发出全新的光彩。张大爷的摊子，修的不只是旧物，更是我们与生活重新建立的连接。那是一种充满着耐心与专注的慢生活韵味，值得我们细细品味与珍惜。

沙发上的温情岁月

□董煜明

午后，我慵懒地窝在那张有些年头的旧沙发里，百无聊赖按着遥控器，电视画面不断切换，我的心思却全然不在那里。一道阳光从窗外射入，照在脸上暖暖的，刹那间驱走了些许寒意。

此时，家人们皆在各自的角落里忙碌着。妻子为即将来临的硕士论文答辩做最后的准备；父亲于房间内与姑姑通过电话热切地交谈着；女儿则端坐在书桌边，时不时歪着脑袋思索片刻，又接着埋头苦写。偌大一张沙发独留我一人斜倚横卧，略显冷清。

曾经，这张沙发是一家人享受天伦之乐的角落。家人们用过晚餐后，父亲便慢悠悠地踱步过来，正襟危坐于沙发之上，轻轻闭上眼睛，沉浸在他最爱的越剧世界里，兴致来了，还会情不自禁地摇头晃脑，口中轻声哼唱。

我和妻子则习惯盘腿相对而坐，分享着那些工作中项目的进展、同事间的趣事，时而又因观点的分歧而相互打趣逗乐，争得面红耳赤。每逢此时，我们总会将目光投向父亲，拉他来充当这无伤大雅的“裁判”。记得有一次，我和妻子吵到一时语塞，相顾无言，不约而同地仰头望向天花板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，直至脖颈传来酸痛的抗议才作罢。

儿时的女儿更是沙发上的“活跃分子”，常在我与妻子二人亲昵依偎之时，像个小炮弹似的冷不丁地跳上沙发，强行挤入我们中间，而后站在沙发上又蹦又跳，双手在空中挥舞，嘴里发出“咯咯咯”清脆响亮的笑，直到我们将她拽下来，佯装要打她时，才一溜烟跑开。

然而，不知何时，这张承载着无数温暖回忆的沙发，渐渐被我们冷落，往日那欢声笑语已难觅踪迹。来来往往的我们似乎都对它视而不见，各种杂物随意地堆放在它的身上，有看过的报纸、散落的玩具、脱下来随手一扔的外套，它们杂乱无章地散落各处，使沙发愈发显得落寞孤寂。

如今，大家的目标愈发明确，脚步愈发匆忙，可这匆匆之中，是不是遗失了些什么？生活的轨迹向前延伸，但只要愿意停下匆忙的脚步，重拾那些被忽略的温情时刻，便会惊喜地发现：家，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，而这张旧沙发，见证了岁月的流转，也见证了我们情感的沉淀与升华，如今也依然能承载我们满满的幸福。我期待，有一天家人们再次围坐在这张旧沙发

旁，往昔的欢笑与温暖便会如潮水般涌来，让平凡日子里的爱，重新焕发出生动的光彩。

